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聽雨

黃青

天氣燥熱，總盼望能下點雨緩解一下。真是天如人願，那天下午，絲絲細雨像長線一樣，斜斜地從天空中掛下來。我站在陽台上望著窗外，能見度越來越低，眼前升騰起模糊的霧狀。雨聲很密，由「吱一吱一」聲變成了「唰一唰一」聲。靜下心來，都能聽到樓下草坪喝水的「呶呶」聲。到了夜晚，雨聲變成了「簌一簌一」響，枕著雨聲，一夜睡得踏實。

這是一場秋雨，也是一場喜雨。因為

我的前世 是一株麥子

商長江

你看，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膚色，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家園，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根。

或許，真的，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扎根故鄉的泥土之中，吸收著故鄉泥土的精華，將鄉土的厚重，與鄉親們的樸實，全都融入自己的血液，成為一生都刻印在自己身上的特質，即使是顯得土裡土氣，自己也從不因此而妄自菲薄。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胎記，絕不能用低賤或高貴，來評價它。

後來，為了生活，我不知多少次被移植到城市裡，但是幾十年來，我一直都是水土不服，我知道，我的根在鄉下，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城市的堅硬，拒絕一株株麥子扎根和生長，故鄉，是我生生世世都擺脫不掉的鄉愁啊！

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真的，就連我的靈魂裡，都有一種熟悉的麥香。

文藝副刊

海韻

人們的期待，所以它的聲音自然悅耳。一夜之後，空氣裡瀰漫著清新和濕潤。遠處的樹木蔥蘢翠綠，枝頭向空中伸展了許多；陽台上，花盆裡的秋海棠和仙客來一改昨日的沒精打采，綻放得乾脆。

倘若在春天，雨絲極細極密，下雨的時候聲音很小，淅淅瀝瀝的，很溫柔，生怕打擾了人們一樣；有時，雨絲又像霧一樣，當你還沒有來得及看見它的時候，衣服已經濕透了。春天裡寒氣重，可我喜歡光著頭在春雨裡走路跑步，儘管頭髮、身上淋濕了，儘管身上感到絲絲寒冷，回家沖一把熱水澡，身上馬上就熱了起來。

真的是春雨貴如油啊，在和煦的春日裡，有了春雨的滋潤，地裡的蔬菜、莊稼竄地就冒起來了。走到哪裡，眼前都是草木蔥蘢，滿眼綠色。

小時候，也許是農田時節的時間緊任務重，總感到越是雨天父母越需要出去：搶收莊稼、冒雨插秧、耘田除草、摘采蔬菜……回來時，全身都濕透了。

我們小孩夏天常有的事情，就是在打穀場上曬稻。收上來的早稻總要攤開來曬

曬，我們的任務就是防止麻雀、雞鴨上來吃稻子，還有一項就是隔一段時間翻一次稻子，最最重要的，夏天暴雨多，要是遇到下雨，立刻把稻子堆積起來，蓋上塑料薄膜。可偏偏雨來的時候，落在稻子上卻悄無聲息，直到外面在喊：「下雨了！下雨了！」我才手忙腳亂地收稻子，結果，稻子還是淋了雨。

老天落雨老天曬吧，好在夏天的雨都是雲頭上的一陣，一會兒，太陽出來了，稻子又被攤開來。

招人嫌、又讓人緊張的是入夏時候的雨。先是短促地下一陣，然後一改溫柔和知性，沒完沒了起來。由「嘩—嘩—」聲變成「啪—啪—」聲，雨點不再是細密了，蠶豆大的雨點，打在屋頂上、牆壁上，打在樹葉上、地上都是擴了音的，「啪啪」作響，還有了回音。

這才發現，梅雨季節到了，連續下了幾天，你想叫它停，它都不理會。還是在防洪牆沒建之前，要是連續下了幾天，估計在6月上、中旬，我們都要去上圩堤防汛。防汛越是吃緊，一定是雨水不停的日子。八十

年代，荊山圩吃緊的那一次我至今還記得。那一夜，我還是毛頭小伙子，我們冒著大雨，在泥水裡抬土加圩堤。雨下的泥地上「啪—啪—」的一陣蓋過一陣，聲音大得連我們對面說話都要扯著嗓子，直到天蒙蒙亮，對面的圩堤轟然倒塌，我們才感到渾身無力，拖著笨重的身子回家睡覺，也不管雨聲是大是小。那些年，每到汛期，常常會遇到滂沱大雨，看著不開天的大雨和猛漲的河水，雨點落在河面上形成的霧狀，看不清對面的城市，我們的心總是不踏實，甚至感到恐懼。

我還是喜歡夏日裡在荷塘聽雨。夏日裡，只要你到了塘埂，濃郁的荷香籠罩著你，塘裡的荷花亭亭玉立，荷葉層層疊疊。雨水打在荷葉上，開始還在荷葉上滾來滾去，漸漸晃蕩起來，最後因承受不住重量側向一邊，「嘩—」的一聲，荷葉上的水倒進了水塘裡。雨落荷葉，都是「滴滴答答」聲，聲音厚重，有韻律還有節奏。

雨聲，陪伴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雨聲，承載著我們對於煩惱的、幸福的、愜意的所有回憶。

相守一世最溫情

宋東濤

前幾日坐地鐵，在人潮湧動的鐘樓站，看見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妻。他們夾雜在匆匆的人群裡，手挽手小心翼翼地走進車廂。丈夫輕輕扶著妻子落座後，才緩緩坐下。沒過幾站，妻子累了，頭微微向一邊歪斜，丈夫看到，立刻伸出一隻手，扶著妻子的頭，挺直自己的肩膀，好讓妻子靠著肩頭休息。期間，他努力挺直腰身，時不時回頭看看閉目小憩的妻子，眼神極其溫柔，溫暖著冬日的地鐵。

妻子靠著丈夫的肩頭，那麼自然、恬淡，這該是幾十年的相濡以沫才得以的習慣。此刻，空氣中蕩漾著一股濃濃的醇香，我知道，這是愛情的味道。

那一瞬間，眼前又出現多年前的一幕。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個正午，北京城氣溫很高，大街上熱浪翻滾，我躲在樹蔭下等公交車。天太熱，我有些不耐煩，頻頻抬手看表，突然餘光瞥見路邊的工地——對頭髮花白的老人靠著圍牆吃飯。大娘看起來腿腳不方便，蜷縮在一個鋪著褥子的木板上，頭上幾縷白髮被風掀起，在空中肆意的翻捲。大爺微笑著一口一口給大娘餵飯，在她咀嚼的間隙，大爺伸出手攏了攏她被風吹亂的頭髮。不經意間，笑意順著褶痕爬上大娘黝黑的臉，那笑容倏得鑽入我的心，竟使我熱淚盈眶。很多年過去了，很多事情記不起，唯獨這個畫面刻入記憶——飄飛在風中的白髮，佝僂的身影，甜蜜地對視……這許是愛情最樸實的模樣。

前一陣，看到一則消息說一位台灣老兵，七十年後終於回到家鄉。當年走得急，未來得及通知新婚妻子，誰知這一次沒有告別的分離，竟然跨越了半個多世紀。也許是苦苦的相思感動上蒼，在後輩的幫助下一對耄耋老人終得相見。相見那日，兩位老人緊握著對方的手，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千言萬語只有化作一個字「好……」。今世的承諾，哪怕分離多年後，一個未再娶，一個再未嫁，這傳奇的愛情另人喜極而泣，歲月雖將青絲染成白霜，兩顆真心卻從未分離。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正是愛情最浪漫的模樣。

昨天中午，和母親通電話。因為小姨生病不能下床，兒女又不在家，母親幫著做午飯。我連忙問：「爸爸呢？中午自己做飯？」

媽媽笑道：「我們都在你小姨家，我一個人坐公交他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家我也不放心。」我咯咯笑了：「嘩，啥時爸爸也變成媽媽的尾巴囉！」聽完我說的話，電話那頭傳來父母愉悅的笑聲。年邁的父母親，雖說是媒妁之言相伴一生，平淡的日子中難免有小爭執，也有面紅耳赤的爭吵。可就是這樣，一輩子在柴米油鹽的浸潤中，平淡的煙火裡，他們互相陪伴從懵懂青絲走到垂暮白頭。

相守一世的愛情，雖然沒有甜言蜜語，沒有山盟海誓，有兩顆真誠的心就足夠了。縱使臉上刻滿皺紋，頭上染遍白霜，彼此眼中依然是最美的樣子。因為牽著的手，成了習慣，成了依靠；無關乎貧窮，無關乎富貴；無論健康，無論疾病，此生彼此不離不棄。

「執子之手，與之偕老。」——這一世的相守，溫暖彼此的世界，詮釋了世間的愛情。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温陵氏

422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郭輝，湖南益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有詩歌作品散見于《詩刊》《星星》《人民文學》《十月》《中國詩歌》《散文詩世界》《揚子江詩刊》等刊物；作品入選《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散文詩精選》《中國散文詩90年》《中國散文詩一百年大系》《21世紀散文詩排行榜》《中國年度詩選》《中國年度散文詩選》等選本。著有詩集《美人窩風情》《永遠的鄉土》《錯過一生的好時光》《九味泥土》等。曾獲加拿大第三屆國際大雅風文學獎詩歌獎，聞一多詩歌獎提名獎，《海外文摘》雙年度文學獎。

雪雁飛

晴空一碧如洗。
雪雁飛——多像是天使抖開的一匹玉色絲絹。

湛藍湛藍的天壁，抹上了一連串一連串透亮的啼叫。然後，又一滴一滴拂拭下來，撒落在坦蕩如砥的大野之上。

清遠，明澈，充滿了節奏感和幸福感。

我仰起頭來，看到那些高八度的音節，一閃一閃，發著光，並且有形有狀——

如一隻隻高腳琥珀杯，盛滿了對愛的想像和衝擊力，以及追夢者的情懷。又如一片片潔白的雪花，飄飄而下，儲滿了勃勃生機。

我忽發奇想——

今天，氣象從容，萬事萬物都感覺到了神的存在。

這華色含光的日子呀，或許，正是雪雁的生日。

空闊（組章）

外……

春天的正身 ——贈可以

整日裡陰雨籠罩，彷彿要叫天底下凡長

有骨頭的，都生出風濕來。

可以告慰大家——

桃花已朵朵開了。奧林匹克公園裡，二

月的蓓蕾一吐為快。

桃之夭夭，桃之灼灼。

歲月回眸——

蘭溪蜿蜒而來，水清如夢，槐花如雪。

一位紅衣少女，牽著她的小黃狗，翩若驚鴻，三分稚雅，陶醉了七分春色……

又一村酒館的格局，宜品鄉情與鄉愁。

雕花懸窗外，竹影搖曳。三五滴鳥鳴，

脆生生的，化不開，仿若是誰用了無形的針線，繡在了雨絲縫裡。

一鍋鄉土臘味，一瓶醉太平，慢斟慢

飲，漸漸沉迷了一桌鄉音。

遞煙，點火，吞雲吐霧。藍色調的交

談，讓共同的家園變得曖昧，似乎遙不可及，卻又如影隨形。

窗外的雨意，愈覺得濃了。

有人生出了一絲疑慮：人間真的著花

嗎？

是誰馬上說——

明日天晴，明日，我們一起去桃花源。

在桃花山前，五柳湖畔，秦人洞外，看

桃羞杏讓，方竹婆娑，領略一番陶令與今人的距離美。

可以——驗明春天的正身。

臘八粥

眾多鐵青色銅黃色灰褐色的沙鍋，各自

鼓著肚子。

蹲在灶台上，火塘裡，熬著，煮著千百年來，漢氏家族的一個——傳統。

稻米，粟米，包谷，花生，大小不一的豆子，這些土生土長的糧食，早就聽到集結號了。

在同一天，它們攜帶著共同的心思，奔

赴於沙鍋內，置身於沸水之中。

翻騰著，滾動著。像風中的柔術，像懸

空的舞蹈，又像是一群群夢幻中的精靈，正

無憂無慮地撒著歡。

用各自的香，各自的常用語，混合成一

曲——高溫度的淺唱低吟。

火之上，不是煉獄，而是殉道者小小的

天堂。

哪怕皮開肉綻，甚或把一身骨頭熬爛了，煮融了，心之所願，魂之所繫，依然是

美味人間。

一到這個日子，它們就是餐桌之上的無

冕之王。

——複姓臘八，名粥，字稀飯。

水比命硬

一個鄉巴佬的崽，突然天降洪福，上了中南礦冶學院。

鄉鄰們都說，是他家的祖墳山開了坼。

暑假回家，他穿著一件白襯衣，懷揣著一籠筐活蹦亂跳的念頭，跑到資水河裡，借了月曆子的木劃子，去炸魚。

舉起雷管，用煙頭點火。

白太陽晃眼。導火索已在惶惶痙攣了，

他以為沒點著，湊近去看——

只聽得轟然一響，整條江都像踩著了彈

簧，呼地跳了起來。

黑雷管，如同聲色俱厲的江洋大盜，橫

刀奪愛，取走了他的一雙眼球，兩隻手掌，

三兩命運，連同大學生的八面風光。